



馬卡倫珂的教育事業

高德曼著 郭希言譯

五十年代出版社發行

7(2)2/13

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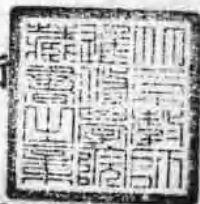
馬卡倫珂的教育事業

高德曼著

郭希言譯

五十年代出版社發行

一九五二年·北京



12479

GOODMAN

Anton Simeonovitch Makarenko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London



版權所有

五十年代出版社出版

北京和平門內北新街四十六號
上海中法路一〇二九號

五十年代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北京和平門內北新街四十六號

*

1-2000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北京初版

圖14号 裝5 32開 1.65元郵費

定價：6,400元

著者原序

這本書的著作——或者寧可說編輯，因為極大部份都是引用馬卡倫珂本人著作的原文——的原意，是想使讀者們對於蘇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十月革命以及大饑饉之後，如何處理無家可歸的流浪失學兒童問題，得到一個認識。

不待言，此一問題已經引起了許多英國人的談論。在英國以往和現在都有兒童失學的困難問題，這或許和蘇聯以往所遭遇的不同，但無論如何，這一問題到現在仍是個急待解決的問題。因此作者想到如能儘量利用可獲得的資料，將蘇聯處理這個問題的方法介紹給英國讀者，定能引起若干人的興趣，而且也有相當的價值。梅爾爵士在他最近出版的一本「受苦難的年青人」一書中，談到此一問題時會說：「一個人會想到俄國革命後最初幾年中，在各地流浪的一群無家可歸過着非法生活的兒童。蘇聯政府對於他們加以教育改造，使之適應新社會環境，結果竟獲得輝煌的成就。所以他們所採用的方法是值得其他國家效法的。」

馬卡倫珂就是在此偉大成就中有所貢獻的教師之一，本書目的就是在於介紹他所採用的一些教學方法，並將為一般人所熟知的「馬卡倫珂體系」加以概述，也就是用這個體系來教育失學兒童的。

然而在蘇聯人心目中，馬卡倫珂由於教育失學兒童工作所得的榮譽，並不像其對於一般教育理論和

實踐上所作的貢獻來得太。他的名字常常和烏新斯基、托爾斯泰、克魯普斯卡婭，以及其他俄羅斯教育思想導師的名字一齊被人稱頌。蘇聯教育科學院院士古茲德耶夫，在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二日該院召開的「教育科學會議」席上曾作演說，題目是「教育之法則，規章與制度」，其中談到馬卡倫珂說：

「蘇聯的教育因爲有了許多新的法則、規章及制度，所以使教授法大爲豐富。在教育學上最偉大的革新家之一就是馬卡倫珂。他發明出一系列新的教育原則，並揭示出和這些原則有關的重要規律。」

他進一步詳細地指出馬卡倫珂的教育理論基礎，並說：

「我們的學校與教師，在研究其工作時，必須像馬卡倫珂追求他自己豐富而廣博的經驗，以及斯丹尼斯拉夫斯基研求演劇藝術一樣。這兩個人，一個在教育領域內，一個在藝術領域內，竭力尋求他們畢生所從事工作的真實內容……這兩個人都將他們的技術，提高成爲科學，因而使其技術具有了更大的價值。」

可是在研究他的方法之時，如不將他當時的工作環境，加以說明，至少述其概要，則將成爲毫無意義。所以，本書對馬卡倫珂所處的困難環境，和他最後如何克服物質上的匱乏，以及他所管理的兒童之愚昧無知與無賴暴行，以及他的上級對於他的阻撓，都一並加以概述。

馬卡倫珂一生最使人感到興趣的事蹟，就是他和上級的抗爭，終於使上級採納了他的意見。例如他關於紀律、懲罰和獎勵等等方面的觀念，不僅在實踐上就是在理論上亦爲其直屬上級所反對，但是不象

一般想像那樣，他的意見不但未被壓制，反而很成功地得到確立。在蘇聯或至少在蘇聯教育界，馬卡倫柯的名字現在是家喻戶曉。

目 錄

著者履序	一
第一章 學習及早年的教育經驗	一
第二章 高爾基工讀團	八
第三章 特瑞普克	三六
第四章 庫里亞吉	四三
第五章 捷爾任斯基公社	五五
第六章 馬卡倫珂的「體系」	六二
第七章 布爾什維克的方法	七六
第八章 謀生活的學校	八九
第九章 馬卡倫珂論紀律	一〇二
第一〇章 「中庸的意識」	一一七
第一一章 藝術和技能	一三一

第一章 學習及早年的教育經驗

恩頓·西蒙諾維奇·馬卡倫珂，是一八八八年三月一日在靠近烏克蘭東北邊境距卡爾科夫北約一百哩的畢羅坡小城誕生的。或許因為烏克蘭氣候較暖的緣故，該地人民的生活，較其北部和東部同屬於斯拉夫民族的白俄羅斯和俄羅斯本部人民，更為愉快而安適。就一般說來，烏克蘭的生活，較之北方森林地區容易得多。烏克蘭的大部份面積都是著名的黑土區，在戰前是蘇聯的主要穀倉，而且還生產全聯盟四分之三的甜菜。烏克蘭的菜園也是以出產蘋果、楊梅和櫻桃而馳名，此外在南方靠近黑海地區，種植大量優良品種的葡萄。烏克蘭人有其自己的語言，但和俄羅斯語言極爲近似，其相互關係有如葡萄牙語與西班牙語一樣。在沙皇政權統治下，他們民族的語言和文化飽受無情的摧殘和壓迫，但革命後經過蘇維埃政府提倡發展各民族文化藝術政策的結果，蓬勃復興起來。馬卡倫珂所有的豐富幽默感和生活熱情，可說是大部份受烏克蘭血統和環境之惠的。

他的父親，西蒙·格里哥瑞維奇·馬卡倫珂，在畢羅坡鐵路工廠的油漆車間充當領班，但他們的家庭生活一直過得並不富裕。當他十二歲時，他父親作工的工廠遷移到克里門察格附近的克魯科夫，該地位於烏克蘭中部距基輔約一百二十哩德聶泊河下游地方。馬卡倫珂就進入了該城的四年制學校學習。這個學校類似中等或初中學校，入學的學生全是小官吏和商人的子弟。馬卡倫珂會記得當他父親送他到這

個學校時會對他說：

「這個城市學校不是給我們這樣人預備的，但你應當好好的努力，給他們看看……如果你回來的時候得的是四分，那你最好就不要回家……你明白嗎？」

馬卡倫珂一直遵照他父親的命令做去，他在該校的整個時期以及其後在師範學院，所得的分數永遠沒有在五以下。在彼時的俄國學校普遍施行一種由一到五的配分制，這大約等於英國學校的判語：最好、很好、好、尚好、不好。在革命以後，蘇聯政府會將以上的五分制廢棄而代之以所謂「社會主義競賽」的制度，在此種制度中個人的成績是或多或少的不予重視，而將一般或整個團體的進步，作為評定成就的標準；但是近來（一九四三年）又重新採用五分制，對於中學以及專門學校中成績優良的學生也恢復了獎給金質或銀質獎章，此種獎章以前是和五分制度同時廢止的。

馬卡倫珂在修完地方學校課程之後，會受短時期的師範訓練，並於一九〇三年被他父親作工的工廠附設的二級制學校聘為助理教師，這種兩級中學在彼時共有五年的課程，初級三年高級二年。馬卡倫珂很快就被提升為高級班的教師，這對一個青年教師是無上的榮譽，而且很顯然地他在彼時即已表現出卓越的能，這種能力使他日後得以獲致輝煌的成就。麥丁斯基教授會對這種兩級中學加以評論說：

「這種鐵路中學尤其是較高的兩級中學，在彼時是較普通的中學好得多，因為由鐵路出錢，經費充裕，所以通常其校舍的建築較好，設備也比較齊全。這些學校之中除去普通的一般課程之外，大多數尚教授各種手藝，如木工、鐵工和車床工等等。教師的薪金較普通的中學為高，所任用的教職員也較其他的中學為多。」

我們聽到鐵路學校這一名稱或許覺得很奇怪，但事實上由鐵路當局來辦理學校，似較之由教會來辦理學校有更多的正當理由。關於答復這一類的問題，麥丁斯基曾對我說過，彼時大部份的鐵路都在政府的管理之下，鐵路學校的建築物及經費雖然是由鐵路供給，而學校行政却是歸各地方政府管理。入學的學生都是工廠工人及鐵路員工的子弟。馬卡倫珂在一九三六年所寫的「高爾基和我的生活」一文中，曾將他在鐵路學校時期的情況，加以敘述：

「在彼時我所執教的鐵路學校之中，空氣較之其他的地方是無比的清新，真正無產階級團體的工人們，將學校的管理權確切掌握在手中，許多的布爾什維克黨員都是由這個學校出來的。」

在彼時，馬克西姆·高爾基的作品曾予馬卡倫珂以很大的影響，就如同在木世紀初的一些艱苦歲月中所給予許多年青人的影響一樣。這種影響在馬卡倫珂的一生中都存在着的，並在他的教育學說和實踐

過程的發展上，起着很大的作用；其詳我們可從以後各章中看到。他在下文中表示出當他充任青年教師時，是如何受到高爾基的影響：

「馬克西姆·高爾基對於我和我的學生，是馬克思社會主義觀點最偉大的解說者。即使我們對於歷史的賞賞是由其他方面得來，是由於布爾什維克的宣傳和革命的事蹟，或由於我們本身的社會和經濟環境及趨勢各方面得來，但是使我們認識歷史，確是由於高爾基的教導。高爾基使我們堅定了愛與憎，也更由於他才使我們用更大的自信和熱情去喊出：讓那暴風雨吹得更響亮些！」（註）

在馬卡倫柯指導之下，該校的學生們組織了許多遠足隊和週末野外露宿營，這使此年青教師和學生的家長雙方交接更為密切。其後他更在許多優秀的工人之中組織了一個家長教師聯誼會。但是除了這項聯誼會之外，家長們爲了從事革命的活動，尚時常在學校集會，並且該校校長庫潘塞夫和其他的職員們包括馬卡倫柯本人在內，也都積極地參加了這些集會。事實上克魯科夫鐵路學校和國內許多其他同類的學校一樣，都是各地區革命活動的中心。

（註）這句話是從高爾基著名的詩「海燕歌」中摘引出來的，這首詩是高爾基在一九〇一年寫的，其後成爲革命團體的共同呼聲。「暴風雨」這一名辭，以後在布爾什維克人們之中普遍用作革命的代語。

這些活動受到地方當局極大的厭惡，所以庫潘塞夫就被調到旁的學校，而由一個他們認為更合適的人物來接任該校的校長。這個新校長不久就顯露出腐化貪污，而馬卡倫珂從一開始就和他不斷的鬥爭。新校長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對馬卡倫珂提起犯誹謗罪的控訴，但當這個誹謗案開始審訊的時候，馬卡倫珂已獲得充分的證據證明新校長的貪污，以致地方當局最後不得不把該校長調到其他學校。其後不久在一九一一年，馬卡倫珂自己亦被遷調到克森省杜林站的鐵路學校任教，該地靠近德聶泊河口約在敖德薩東方五十哩，在該校他又和老友庫潘塞夫校長聚會在一起。三年後，馬卡倫珂二十六歲時，進入J波爾達瓦師範學院學習充作高級小學校長的準備課程。

馬卡倫珂在波爾達瓦學校是他那一年級中最好的學生之一。該校的前任校長伏寧，曾對他加以贊揚說：

「馬卡倫珂在教育研究和討論會中，永遠是最積極的發言者。他在辯論上，不僅以正確和合於邏輯而出名，而且以態度高雅而著稱。馬卡倫珂對於言談極善於修詞，尤其值得驚奇的是，他雖然是一個烏克蘭人，但却能說流利的和充沛的具有純粹文學意味的俄羅斯語言，這真是他的特殊天才。他能够在兩三小時的演說中用最完美的俄羅斯語，並不時插入一些他的烏克蘭習俗土語並具有充分的地方幽默性，如此可使他的聽衆一直保持最高的注意力來傾聽。」

馬卡倫珂除去在教育理論和實踐上的研究之外，特別對歷史感覺興趣，終其一生而不衰。他在學校修完課程時，曾獲得卓越的成績並得到金質獎章。在離校時頒給他的褒獎狀上寫着：

「恩頓·馬卡倫珂……一個優越的學生，在才幹、知識和勤奮各方面，都有平均的發展；他的特殊研究是在教育理論和文學方面，他在這方面閱讀的很廣博，並曾提出一些有價值的論文。他在各種課程上都可以充作優良的教師，而尤其是歷史和俄羅斯語文方面最爲擅長。」

馬卡倫珂在離開這個學校回到克魯科夫時，他的父親甫行去世，母親尙仍健在。他在一九一七年九月一日，被任命爲該地的高級小學校長。不久，十月革命爆發，馬卡倫珂和其他積極教師一樣，都對之加以衷心的歡迎。其後他寫道：

「在十月革命以後，我們全可以看到展開在我們面前的廣闊遠景。我們教師因此而狂歡，以致幾乎竟茫然不知所措。」

馬卡倫珂在他的新學校中組織了一個軍樂隊，並開設了一座校園，此外還從事廣大範圍的校外活動。馬卡倫珂的一位同事同時也是附近學校的校長名叫古可夫的，在他的回憶錄中提到馬卡倫珂時稱，

他在彼時已經從事研究教學之新的方式與新的方法。古可夫還記得馬卡倫珂由一開始起，就為學生們建立良好的軍事訓練制度，並製訂符號、旗幟、軍鼓、袖章以及堅強的紀律等等。

這種行動在當時實在是最勇敢的舉動，因為彼時俄羅斯學校中所流行的教育思想，是強烈擁護所謂「自由」的教育，而反對任何紀律，尤其是具有軍事氣味的任何事物。古可夫描述馬卡倫珂如何組織學生從事校園工作，這種工作在當時實屬革新的行動。把整個學校分成若干組，每一組均有其特別的徽章，這是一個白色的臂章，上面標誌著櫻桃、紅蘿蔔或是蘋果，依照每一組當時所種植的樹木種類而決定。學生們在學校的禮堂集合，舉着旗幟，由馬卡倫珂發令然後排隊擊鼓舉旗向工作的場所行進。在到達後，馬卡倫珂先作一簡短演說，再由每一組在指定的土地上，分別開始工作。

這種向着新方法前進的摸索試探，乃是馬卡倫珂以後在高爾基工讀團和捷爾仁斯基公社所實行的複雜制度的萌芽。這是一個劇烈變動的時期，經驗尚在摸索之中。一切傳統不論是好的壞的，都一律破壞了，壞的事物雖然可以從此消滅，而許多好的事物也隨之玉石俱焚。馬卡倫珂最大的長處之一，就是他自已雖然對於未來遠景和旁人一樣感到狂喜，但他却沒有像別人那樣的沖昏了頭腦。他以烏克蘭堅強的性格和俄羅斯的現實主義結合在一起，而使他的立場堅定，不為所移。

第二章 高爾基讀週

在一九二〇年九月，波爾達瓦區教育廳首長召請馬卡倫珂去談話，他們會談的經過，在他的「教育詩篇」第一章中曾用他的素常極有氣勢的文體，加以描述：

「你聽着，老頭。我聽說你老是抱怨……對於你的學校……區教育當局決定把全部事務都交給你自己去辦理……。」

「抱怨？如果你要是在那裡工作，管保你也會抱怨，你不僅會抱怨，你還要對那個地方大為咆哮。那個學校是怎麼樣的地方呢？它充滿了煙塵，到處污穢不堪……。」

「不必再說了……我早料到你要這樣說；給我們新校舍，給我們新的組織，我們才能做些事情。可是我的好朋友，問題並不懂是新的校舍，我們當前的問題是要造就新的人才。可是你們這些教師，對於一切事物都不滿意，認為校舍是全不能住，桌子也不適用，還有這個那個……你們這些教師似乎並沒有那種熱情——革命的熱情。別看你神氣十足！」

「現在我並沒有十足的神氣。」

「是嗎？你不是神氣十足嗎？污濁的知識份子們嗎？……可是這是一件要緊的事體。這些孩子

們都是流浪街頭無家可歸——你簡直不能在街上走，他們到處闖入人們的家中。大家對我說，這是你的職責，你是地方教育首長。對嗎？」

「那麼，你是什麼意思呢？」

「我的意思是，凡我所問過的人，沒有一個願意担任這項工作，他們說那會自尋苦惱。你是好學的書呆子一流人物。你還戴着眼鏡。」

我笑了。

「我只對你說，你關於這些的書都讀過了，你什麼書都讀過，但當你一遇到實際問題的時候，你就不知所措，實際事物使你困惑。你們這些知識份子啊！」

這個教育首長將他的一雙小黑眼睛向下朝我望了望，從他的長滿鬍鬚的嘴唇裡面，發出帶有他的教師本色的責斥話。但是這個首長，他是錯了。

「可是你先聽一聽。」

「我聽，你是什麼意思？你怎樣來答復那個問題呢？你將像他們大家所說的一樣：現在除非這裡是美國！不久前我讀過關於這項問題的一本巨著。他們管他們叫做什麼？感化院？不對，不是這個名稱……呵！……感化所……這對啦。可是我們在此地並沒有和那個相同的機構。」

「不，先聽我說。」

「好啦，我聽着。」

「在革命以前他們就設法處理這些流浪的孩子。他們曾設立了少年罪犯收容所。」

「可是還和那個感化所並不十分一樣。」

「真的。事實是我們必須用新的方法才能造就出新人。」

「用新的方法。那對了。」

「但是沒有人知道應當怎樣做。」

「沒有人。你能做嗎？」

「不能做。」

「大家都是如此說。可是我們這裏有一兩個人自認爲能夠做。」

「可是，他們並不想將這個工作接過來。」

「不，他們並不實際去做，這些廢料們！你所說的是對的。」

「如果我接過來，他們可以在我的後面說便宜話。不論我做什麼，他們都會說不對的。」

「那一定會如此。」

「並且你還要支持他們的。」

「不，我會告訴他們的。爲什麼你不接過來呢？」

「可是假如我要弄糟了怎麼辦呢？」

「不要這樣說！弄糟了怎麼辦。好啦，就算你做了一件錯事。你拿我當作麼樣的人？你不相信